



诗人 陈先发

2014年|第二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手艺的黄昏

读诗

陈先发 小安 陈东东 周亚平 高星 秦巴子 唐欣 陈陟云 周瑟瑟 凸凹
于贵锋 聂沛 第广龙 路也 巫昂 杜绿绿 玉上烟 蓝蓝 宇向 白居易
王妃 张洁 左右 庄生 朱夏妮 唐晓渡 耿占春 伊甸 树才 车前子 潘洗尘
苏历铭 莫非 宋琳 黄梵 林莽 潘维 廖佳敏 高兴 路璐 野夫 扎西才让
马铃薯兄弟 卡尔·桑德堡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读诗

2014年|第二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手艺的黄昏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手艺的黄昏 / 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主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54-4710-4

I. 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264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驿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行数: 5742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银河系

- 001 陈先发 六首短诗与一首长诗
018 小 安 屈原是谁（18首）

六十年代

- 031 陈东东 十七名与一排浪
042 周亚平 吸血轮到我（19首）
050 野 夫 异国冬夜（2首）
053 高 星 声声不息（6首）
058 秦巴子 手艺的黄昏（10首）
067 唐 欣 追忆似水年华
072 陈陟云 体内的玻璃（10首）
081 周瑟瑟 一箴箕现话（10首）
090 凸 凹 或小说课（6首）
096 于贵锋 请荆棘沉默（10首）
103 聂 沛 天空之城（6首）
106 第广龙 今天的诗（6首）

长调

- 111 路 也 T·S·艾略特的声音

穿越词语

- 119 巫 昂 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12首)
128 杜绿绿 头发里的眼睛（12首）
141 玉上烟 自我判决（10首）
151 （台北）廖佳敏 一棵树的独白（2首）

- 155 扎西才让 人间雪域（6首）
161 王 妃 中年赋（10首）
168 张 洁 被典当的天空（7首）
173 左 右 回声（4首）
176 庄 生 父亲的模样（4首）
179 朱夏妮 第四节课（7首）

阅读时刻

- 183 唐晓渡 静水深流或隐逸的诗学
192 耿占春 葬仪与哀悼

诗人随笔

- 197 伊 甸 蓦然回首……

翻译工场

- 207 树 才 一首唐诗的翻译之旅
210 林 莽 潘 维等译 白居易：花非花
216 高 兴 简单，有时恰恰是另一种难
217 潞 潞 蓝 蓝等译 卡尔·桑德堡：雾

诗人影像

- 封面诗人：陈先发 小 安
诗人绘画：林 莽 宇 向

六首短诗与一首长诗

陈先发

忆顾准

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
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
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
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
他不会想到，
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
我们相隔39年。
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

这是一个以充分蹂躏换取
充分怀疑的时代。
就像此刻，我读着文革时期史料
脖子上总有剃刀掠过的沁凉。
屋内一切都如此可疑：
旧台灯里藏着密信？
地上绳子，仿佛随时直立起来
拧成绞索，
将我吊死。
如果我呼救，圆月将从窗口扑进来堵我的嘴

逃到公园

每一角落都有隐形人
冲出来向我问好

要么像老舍那样投身湖下，
头顶几片枯荷下下棋、听听琴？
可刽子手
也喜欢到水下踱步。
制度从不饶恕任何一个激进的地址。

1974年，这个火热的人死于国家对他的拒绝
或者，正相反——
用细节复述一具肉身的离去已毫无意义。
1975年，当河南板桥水库垮坝
瞬间到来的24万冤魂
愿意举着灯为他的话作出注释。
我常想
最纯粹的镜像仅能在污秽中生成，而
当世只配享有杰克逊那样的病态天才。
忆顾准，
是否意味着我一样的沉疴在身？

但我已学会了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
说起来这也不算啥稀奇的事儿
我所求不多
只愿一碗稀粥伴我至晚年
粥中漂着的三两个孤魂也伴我至晚年

2013.3.18

入殓师

我的朋友：乐队大提琴手
其实只想做个人殓师。
蛰伏于金碧辉煌的舞台中央
在众多乐手间
他土黄、常见的脸算是个障眼法：
从中苦练着入殓的技艺

D 弦是缓缓涂抹于死者面部的彩绘？
而G 弦
又像是隔世的交谈：
（当代浮躁的葬礼省略了这个环节）
A 弦上的错觉，正努力
撬开台下已紧闭的耳朵。
他记得小时候练琴
穿过杂乱的小巷
桐花满地
从低矮木檐下涌来那些模糊的哭声

瓦砾之上
是流云磨砺的虚空
也是我们终被烧成灰烬的虚空
他看见自己蹲在那里
用油漆描绘一具具快速冷却的身体
绘他的耳廓
绘他C 弦上曾经柔韧的脚踝
绘他曾情欲蓬勃的阴茎

“我能在另一个上醒来？”
为了两种技艺的转换
他站在紧紧拉起的猩红色天鹅绒大幕之后。

旋转的灯光熄掉
像从不承认、也绝不依赖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仍能
独活下去一样——

2013.4

在暴雨中

我喜欢注视被暴雨击溃的
四处奔逃的人群

头顶公文包、缺少权谋的
底层官吏。双手紧扼着鱼鳃的小贩子

一手攥着红领巾、一手捂着胸的
女学生和她病虎一样的妈妈

我死去多年的老父亲
也突然现身在暴雨中

被铸成泥俑的秦汉士卒，塑成
蝴蝶的那些女人也愤怒地恢复原形

在银白又急遽的雨点中。广播播放各种警告
广播中住着将咖啡一饮而尽的闲人

我从窗帘后看去。也从镌刻为书页被摞入
柜子的旧版中看去——

当穹顶慢慢地合拢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四分五裂的脸

2013.4

失去的四两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火中莲、山头浪？”
褒禅山寺的老殿快塌了，而小和尚唇上毫毛尚浅

“今天我买的青菜重一斤二。
洗了洗，还剩下八两”

我们谈时局的危机、佛门的不幸和俗世的婚姻。
总觉得有令人窒息的东西在头顶悬着

“其实，那失去的四两，也可以炒着吃”
哦。我们无辜的绝望的语言耽于游戏——

“卖菜人两手空空下山去。”
似乎双方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当然，炒菜的铲子也可重建大殿。我们浑身都是缺口。
浑身都是伏虎的伤痕

2013.5

捂腹奔赴自我的晚餐

让我们设想在每一条河中
在不同的时代跃出水面的鱼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将它在平底锅上烤焦
是多么乏味的事啊。
这光洁的瓷盘中，我们曾烧死过布鲁诺^①

让我们设想这条鱼游弋在我的每一首诗里。
写独裁者的诗
写寂静的边境修道院的诗
写一个黑人女歌手午夜穿过小巷被扼住喉咙的诗
写我父亲癌症手术后
踉跄着去小便的诗
写雨中的老花园的诗

我往它切开的腹中撒下盐
和古怪的花椒。
不再是一小把、一小把的泥土和噼噼啪啪的泡沫

而将剖开我腹部像扒开河面夺路而去的
又是怎样一个神经质的、
疲倦不堪的孩子？
我说过死神也不能让我丧失语言。
谁能真正猜到一条
鱼在那火中的回忆——
它油腻腻的皮肉是本时代的文学，却不是我的。
我有一份破釜沉舟的晚餐：
正如此刻在沙发下打盹的猫

和任何一片干涸的河床
曾经拒绝的那样

注：①（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人，殉道者。因批判经院哲学和反对地心说，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广场。

2013.1

垮掉颂

为了记录我们的垮掉
地面上新竹，年年破土而出

为了把我们唤醒
小鱼儿不停从河中跃起

为了让我们获得安宁
广场上懵懂的鸽群变成了灰色

为了把我层层剥开
我的父亲死去了

在那些彩绘的梦中，他对着我干燥的耳朵
低语：不在乎再死一次

而我依然这么厌倦啊厌倦
甚至对厌倦本身着迷

我依然这么抽象

我依然这么复杂

一场接一场细雨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许多种生活不复存在

为了让我懂得——在今晚，在郊外

脚下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深深的、别离的小径

2010.12

白头与过往

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

——李商隐

早上醒来，她把一粒黄色致幻剂溶入我的杯子。

像冥王星一样

从我枕边退去，并浓缩成一粒药丸的致幻剂：

请告诉我，

你是椭圆形的。像麝香。仅仅一粒——

因为我睁不开双眼，还躺在昨夜的摇椅里。

在四壁的晃来晃去之间，

我总是醒得很晚。

七点十分，

推开窗户。

在东风中打一场太极。腕底黄花，有裂帛之力。

街头，

露出那冬青树。

哦。老蟾蜍簇拥的冬青树。
围着几个老头，吃掉了一根油条的冬青树。
追不上有轨电车，
骂骂咧咧的冬青树。
穿着旧裤子，
有点儿厌世的冬青树。
焦头烂额的相对论，不能描述的冬青树。
苦海一样远的冬青树。
请告诉她，
经历了一夜的折磨，
在清晨，我需要新鲜的营养。当闹钟响了，
——隔着拱廊，我听见她
在厨房撬开“嘉士伯”瓶塞的
“怦，怦”声。
（晨饮一杯啤酒，有助于我的隐姓埋名。）
七点二十分，
从塔下回来。
拳法和语法中的老鹤，双双敛起翅膀。
剪刀。字典。
立于桌面。
她给我送来了早餐：
一碗小米粥。一头烤麒麟。两只煎鸡蛋。
我坐在桌边喝着粥。阳光射了进来，
慢慢改变着，我下半身的比例。
她的耳朵，
流出岩浆。
现在，轮到她躺到摇椅中了。
这个从马戏团退休的魔术师有假寐的习惯。
她已经五十五岁了。
我念给她听报纸的要闻。又揭开，她身上的
瓦片，看一眼她的生殖器。
啊这一切。一如当初那么完美。

再次醒来时，她还会趴在我的肩上，
咬掉我的耳朵并轻声说：
“念吧。念吧。
大白话里，有我的寺院。

她映在镜中的几张脸，标着甲、乙、丙、丁的编号。
像晒在冬青树上，
不同颜色的裤子。
一双小羊角辫，
胜过所有的幻觉。那是——
30多年前。
覆盖着小卖部的，玻璃的树冠。
她用几句咒语，让镇里的小水电站像一阵旋风消失了。
工人们把她锁在配电车间里，
用瓦片狠狠地砸她。
一街冬青树都扑到窗玻璃上喊着：“臭婊子，
臭婊子。”
如今，她体内收藏着这些瓦片。这些最挑剔的，
足够多的瓦片。
——在舞台中央，她常将手中的瓦片变成
几只扑棱棱的鸽子。
这么多白色的，伦理学的鸽子。和黑色的，
辩证法的鸽子。
不可测的鸽子。
从铁塔上。都飞起来了。
聚光灯下，
椅子远逝。
当年深陷在父母眼窝的，
一里多长的河水，如今在台上直立着。
当她揭开盒子上的旧麻布，
那座邈邈的小水电站，
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当年那片，发白的芦苇。
当年绕着我粗大阴茎产卵的，鱼群。
连同这些，无火的破庙。
婚丧的宴席。
我要一块儿向你们问声好。
当韩非子说出，“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你们所留下的。
和这烧掉的“既往”。
仍在这小园子里。
像一局残棋，那么清晰可辨。
——“也惟有，魔术可以收拢起这些，碎片。”可我总是在
不断地埋怨自己。我是个病人，
我手持重兵，
不该轻信这个披着小花毯的，虚无主义者。
但舍不下的假相，
总让我坐立难安。
我劝她多服药。拒绝“破窗效应”。
立足于此世。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仍在劝她栽冬青树三棵，分别取名“儒”、“释”、“道”。
分别享受这三棵树的喧哗
与静穆。
“我把自己埋在树下。
第二天，总被别人挖出来。”
哦，冬青树。
冬青树里埋着这些人。
当年的狗杂种。如今的白头翁。

中午对饮。她把一粒蓝色致幻剂压在舌头根下。
雷声，
沿着她的裙子，
滚到了她的腰间。

在小桌边，
她吃着芹菜。
她专心致志地嚼着芹菜，毫不理会在
——烟蒂，残茶，扑克，利盟（LEXMARK）牌打印机，油漆。
碟片，剃须刀，消毒液，避孕药，游戏指南，之上。
在门外小池塘，鲢鱼背上。
在水电站站长的头顶。
在柏油路上。在黑白片中。在京郊。在汉口与
长沙之间。
在拖拉机烂在地里的安徽省。在一座座
被陨星砸毁的，屋檐下。
在由此上溯一千年的，一个农妇恍惚的针尖上。
在基因里——
滚来滚去的春雷声。
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适合与这样的人对饮。
我把那些失踪的事物视之为我的“讯消”，或魔术。我把
飘在空气里的，
插满芹菜的盘子。叉子。碟子。
和疑为芹菜所变的，
盘子。叉子。碟子。
还没来得及进化为鸽子的瓦片。
概述为“惘然的敬意”。和一个人在语言中，不及物的行程。
噢。以一杯五十二度的醇浆，
克制着它们的亢奋。
这是哪一年？哪一年。斜坡从
冬青树丛里，带着泥跃出。
供两个人的帝国在那里形成。
我给她念剪下来的报纸要闻。
一块儿听着，
前苏联垮掉的钟声。
小卖部旁。热腾腾的轮胎，